

詩

經

偶

箋

詩經偶箋

南昌萬時華茂先著

陳風

陳舜之後武王以元女大姬妻陳胡公大姬無子好
巫覡鬼神歌舞之樂國人化之五世至幽公大夫荒
淫國人刺之變風始作

蘇子由曰列國之風皆有所自起周德既衰諸侯各
因其舊俗而增之善者因善以入于惡不善者日益
以甚故晉以唐之遺風爲儉不中禮陳以大姬之餘

俗爲游蕩無度亦理勢然也

宛丘

小序云刺幽公也今以爲汎刺之詩

時講一章無儀二三章無節然首譏其蕩下面鼓作而舞彌冬歷夏正其蕩之實耳

樂有聲必有容舞必應鼓舞之久則鼓亦久矣文舞以翟鷺羽鷺翻素而無文非正樂也

東門之扮

咏不績其麻一語當是刺淫之詩若作淫者自道不

大殺風景乎東門相聚復在南方市即南方之原之
市行樂非一地也婆婆猶所謂踽踽游冶非舞之謂
也穀旦無妬雨盲風猶蘭亭天朗氣清惠風和暢非
擇吉之謂也視如菽男悅女也貽握椒女贈男也子
仲大夫氏也大夫之女招搖如此委苓小姬田間匹
婦又不知何如矣

衝門

人情畔援歎美原無二種饑思飯牛渴思飲海牧人
之夢或爲王侯卿相之憂或在孫子即秦王漢武海

上求仙只是人心無極。身爲帝王。便于帝王中尋出。欠缺事件。如此人踈踈淡淡。安安穩穩。真有無入不自得光景。衡門泌水。兩可以字君子之素位而行也。四豈其字連四必字。君子之不願乎外也。于自境中無不足想。便于境外無他有餘想。此不唯終南寄徑者不能。即伐壇志士尚覺帶一分矜激意。在飯蔬飲水富貴浮雲。此或庶幾乎何意靡靡之陳。尚復有此。

東門之池

晤歌晤語。晤言相晤而歌而語而言也。紛紛何謂。

東門之揚

語不相應。義不相因。特因所見以起興。明星煌煌。日
時也。

墓門

墓門凶僻之地也。棘蕪蔓之材也。鴟惡聲之鳥也。物
之不材。斧所必除。夫之不善。人所必知。不祥之地。時
有怪聲。不令之人。宜聞過端。此興意也。

夫也。猶云夫夫也。之謂上以人知惕之意。已悚動下
至以顛倒懼之。則恐其及。今不旨。噬臍無及。益切而

厲矣。誰肯然矣。追其始也。誰者無所歸咎之詞。注云
疇昔未妥。

鵲巢

以物之有所止。與已之無所定。併猶譁也。書譁張爲
幻。鵲本鳥名。咽下有囊如小綬。具五色。名爲綬鳥。
草似之。故曰旨鵲。

月出

此詩徒作急調。自喜寔無意味。條美好。瀏青亮。燎開
明窈糾。幽遠而愁結也。慢受煩擾而生受也。天紹糾。

緊而意促也。悄悄然心之愁悶也。慄慄然心之騷動也。悽悽然心之悲愴也。

佼人滄正當月出時想見之予友徐巨源有詩云佳人與明月萬古長相憐余極賞此語。

株林

首話其何故往株林却逗出夏南既逗出夏南下便只點綴其來往株林更不說夏南矣似羞似隱欲言不言此等詩立言之妙非慧心人千年故紙未易机鋒相對不言從夏南之母而言從夏南隱詞也說于

株野朝食于株已有數往來意在。

澤陂

月出男思女也。澤陂女思男也。觀碩大且鬢碩大且儼居然男子相耳。

檜風

羔裘

檜小國也。處弱小之勢者思深慮遠。含菘茹荼須有禹惡衣文卑服。衛文大帛布衣之意。服朝服以逍遙。服朝天子之服以視朝。不遇怡堂之燕。偷安歲月而

已故詩人憂傷而悼之切切思之也憂傷悲之也悼則知其不可救矣。檜君所以可憂處到底不會說出。

素冠

時皆短喪素冠素衣素韠皆既祥之服也樂樂想見其枕塊寢苦哀毀憔悴光景博博傷悲蘊結望之切也同歸如一猶云行同歸志同方之意愛慕之至也庶字莫見而不可得見之詞。

金谷詩白首同所歸河梁詩與子同一身。

萇楚

國小政煩。閭閻愁嘆。通詩皆深痛極悲之詞。不堪入耳。漢文帝詔云。方春時和。萬物皆有以樂生。而吾民獨陷于危亡。此語出于上。所以為治。朝萇楚之詩。作于下。所以為亂。世南史某公主云。願生生世世莫作有情之物。同此意。只羨萇楚。便有無限哀怨。不得以已十分與萇楚較量共樂。

匪風

此詩傷周之意。與他不同。戰國時房喜謂韓王曰。大

國惡有天子而小國利之果使朝聘會同六服無疆而大國見陵之禍免矣。想詩人處孱弱之勢。偏不強大。故感慨周道而得此詩。東遷之後。檜遂滅于鄭。皮皮可知也。

風發車偈。皆出于陡然不測者。故中心怛然。匪風發。匪車偈。妙寫憂境。周道。西周朝聘之路也。想此幽厲之時。王室日卑。故望之而感慨生焉。誰者未定之意。將者且然之詞。北方魚少烹魚。西歸皆極可喜之事。故欲有以致其無已之思耳。檜都周之東。故曰西歸。

非周之既東也。好音動之以名也。清議存而主權
亡矣。

曹

蜉蝣

此人玩細娛忘遠慮。蜉蝣朝生夕死。故以爲比。蜉蝣
二語說得極險。可謂寒心。不言其死而言其生。是比
意妙處。看他楚楚衣裳。自覺目動心危。故便以心憂
援之。鍾伯敬云。歸處者猶云。這裡說不得。到家裡與
你說。歸息歸說者。猶云。急忙不得坐。一會與你說。皆

寔話所謂一片老婆心也。

衣裳猶赤壁之孤鶴言玄衣縞裳也掘閱向解未暘
管子云掘閱得玉當是閱與穴通麻衣蟬蟒甲下有
小羽如雪。

候人

詩中遠君子近小人不平小人得志是以君子失位
也。

候人掌其方之道路與其禁令以迎候賓客有士有
史有徒何爰與殺者其徒也彼其之子賤之也三百

赤芾小人之黨連累而進。國家名器濫及于匪人矣。
曹小國止應大夫九人不當有三伯人。鷄俗名淘河。
小澤有魚衆遂抒水令竭而取之。今在梁而不濡其
翼與味亦有不事其事意。故用以興不稱服之不裘
也。媾寵也。遂字亦字法。蒼蔚草木蒙籠之狀。看二字
已覺遮人目際。碍人行步極似小人盤結之象。南山
象崇高也。朝墜象君復假之氣勢也。婉孌象美也。季
女象貞也。斯饑象君之復墜落之也。

鳴鳩

全詩總是狀君子用心。故首章揭一心字。而后只以儀言不說到心不說處更深。詩中或言儀而不言心。儀之一處卽心之一處也。或先言儀而后言心。心不可見而儀可見也。故首章言君子之儀一。君子之心如結。次章帶弁之伊絲伊騏則儀一中之一端。居然可見者。儀一則不忒矣。不忒則可以正四國。正國人矣。胡不萬年只願其久。正國人壽意較輕。

鳴鳩之子。雖非一。而飼之之心則一。其子之飛不常。而鳴鳩居以待之者則有常。蘇東坡曰。從其在梅。則

失其在棘。從其在棘。則失其在榛。居一以俟之。無不及者矣。

儀一只是燕居。有燕居之儀。朝廟有朝廟之儀。守其常度。便是。亦非終始一節之謂。結者凝聚不放逸。如物結作一塊。不能分而爲二也。儀一心結。唐荆川云。君子之用心。指心之見于儀者。說薛方山云。儀之一者。由于心之如結也。特說紛紛。大于此費辨。徐玄扈折衷之曰。但用外占知內之說。則反重在儀上。二公之說。總是一意。元不相妨。此甚有理。大都唐說君

子之儀一處正是其心如結處也。薛說君子之儀一惟其心如結也。外占知內之說則云君之儀一可知其心之如結也。三說毫釐荆川更最。

帶弁二句只說伊絲便見帶有常度只說伊騏便見弁有常度而時說必以帶弁合之相稱乃見有常度。只因中一語重複朱傳遂云爾然詩中如此者甚多何必拘拘只如人涉卬否當作何解在我室兮美無度等又作何解。

玉藻天子素帶朱裏終辟諸侯素帶終辟大夫素帶

辟垂士練帶率下辟是大夫以下大帶用素絲也
騏作璆注結也皮弁之縫中結五采玉以爲飾謂之
璆侯伯璆飾七子男三玉用采

卞泉

三章傷今未思古正以傷今也

寒泉則不能潤物下流則不能及物浸漬則害物此
哀周之比也愴憤悶之意寤歎人之憂者夜甚于晝
夜而寤則百感生矣

前三章衰微相似而語又相呼末與盛相似而語又

相呼。故爲比而興。然說者多于首二句纔入正意。又作興語以起下意。旣非詩體。或先說正意而以比意貼明。因咏嘆其詞以興下意。則先正後比。尤非託物之旨。要知首二句中。卽具比興二意。只順文說去。而比興之意。自在。不必畫蛇添足。亦不必頭上安頭也。

幽

周公之詩。不入于雅。風雅不同體也。不入于魯。周公未嘗治魯也。不自爲國。王朝卿士不得專名一國也。公之詩無所可係。特以七月之故而爲邠。破斧以下。

又。以。公。之。故。而。爲。邠。公。所。食。邑。在。邠。岐。之。間。邠。者。公。采。邑。也。邠。與。二。南。相。終。始。則。尊。公。與。文。王。等。矣。

七。月。公。劉。皆。詠。先。公。之。跡。以。諷。王。而。一。入。風。一。入。雅。何。與。公。劉。言。政。事。七。月。言。風。俗。風。雅。之。體。固。殊。而。周。公。又。自。托。于。邠。民。之。詠。則。邠。非。風。而。何。

七月

周。之。興。也。十。六。王。而。武。始。居。之。考。其。積。基。樹。本。非。有。殊。尤。絕。跡。震。炫。來。世。者。也。七。月。一。詩。想。見。其。先。公。所。以。爲。教。不。過。一。世。間。勤。儉。忠。厚。之。家。而。已。然。一。家。如。

此其家必興一國如此其國必昌讀此詩要理會全篇一箇規模體段蓋一室之中無一人暇一年之中無一日暇春而營秋而積冬而符者而畊秋而獲仰觀天時俯察時物日星霜露草木昆蟲一皆勤苦感動因由而又忠愛孝敬憂勞儉樸無所不有太和在成周宇宙間此其爲王業根本也。

邠人之業不過衣食衣食之事不過勤儉勤儉處一言以蔽之不過曰豫而已首章總一篇之義如衣有領如網有綱二第三章蠶績衣之事也四章狩獵褐之

事也。五章別地苦寒，朔易之後，厥民惟隩，又當入室，深避，故述衣裳，既備之後，又因而并及之，以終禦寒之專。六章嘉蔬旨酒，以奉老壽，常食以食農夫食之事也。七章禾稼，尤食中緊要第一件，故詳述其終歲汲汲光景，至末章鑿冰獻壽，奉上之事，然亦從食中帶出大都全章以衣食作骨，而慈幼敬老奉上等意，俱于各章點綴，一一自見。

詩首以七月及三之日爲言者，三陰之月，陰氣始盛，故于是預爲禦寒之備。三陽之月，陽氣始盛，故于此

預爲治田之備。火星也。左傳張趯曰：「火星中而寒。」暑退。服虔云：「季冬十二月，平日正中南方，大寒退，季夏黃昏火星中，大暑退。」故七月西流，授衣。家長授之，羣少也。于帮者，舉趾者。僮者，內外交作。長少畢集，有闔室爭時之意。說文云：「威，羌人吹角也。其聲悲栗，故名威。栗，冬風之聲似之。」

二章三章總爲衣之事。再喚九月授衣者，見日月如流，欲授衣于九月，不可不乘麻于及時耳。析分之女，桑以上屬蠶鳴鴈二句，屬績。載玄三句，合蠶績所成。

染之以獻舊說同歸以至今歲蠶事萑葦合秋預備
來歲蠶事蠶月以下來歲蠶事傳注如此相沿已久
亦無大舛然余意不必如此割裂上之采桑桑采繁
始生蠶時也下之取條桑女桑蠶已盛長時也中萑
葦一句如云萑葦則備之入月亦見其預備云耳春
日數語情景工妙至今如置人于桑陰遲日之中此
與葛覃黃鳥俱千古詩家絕調懿筐亦是詩人點綴
妙語說深筐便呆玩執懿筐遵微行便可想其旁求
博采之勤玩祁祁句卽可想其貴家大族里婦村姑

無不畢行之景蠶未齊故用柔桑或曰紫以沃蠶令
易出非注中蠶之小者紫以啖之之謂也女心二句
邠女閑情詩人妙詣章法神品條桑重畢取意不重
愛養上獻公子固非布縷之征亦無感恩啻報之念
邠人老寔忠厚自然一事不忘君上說啻報便覺淺
矣

四章詳爲褐之事邠地苦寒故事詳裘褐邠國近戎
故俗嚴武備狩于冬而言之自四月始者四月純陽
一陰將生秀萋鳴蜩其獲隕穉皆物成將寒之氣此

不止履霜而識堅冰之至矣。狩獵不專爲君然于勤
生中見先公。之義貉賤狐貴故獻其貴者。從小
豨大故獻其大者。武功亦只卽邠俗狐貉之事言之。
非講武蒐苗之典。載續者繼前日于貉之役亦非必
謂歲歲相續也。

五章斯螽蝗屬。莎雞令促織也。蟋蟀今蛩也。本自三
種。朱子以爲一物而异其名。殊不可曉。然莎雞並無
由宇而戶之事。當管下蟋蟀爲是。古人多用倒挿爲
章法。類此字四垂日字半門日戶室熏寒不得自內。

出塞墜寒不得自外入。

六章介眉壽。食農夫。述老壯之養。有厚薄也。菓酒嘉
醜。非不可及。少而供老爲多。瓜壺苴茶。老者未必不
食。而肥甘醲醴。老者所獨。故舉所重言之。介眉壽。古
人舉酒爲壽。稱觴則稱壽。此是常禮。非必謂飲此酒
遂得眉壽也。

七章重農事。上不重治室。上稼方同也。卽念邑居之
當脩屋方乘也。而復念農工之當始。此意如轉環。不
得暫歇。年復一年。終而復始。稼旣同而始乘屋爲農。

也。稼既同而亟乘屋亦爲農也。要形容他一段汲汲皇皇之意。禾非徒黍稷重稼而已。餘秣稻之屬尚多。故中用一禾字以總括之。麥收于四月而亦貫於納稼之中。謂十月而萬寶告成。所謂我稼既同。非謂必以十月登場也。茅以蓋屋。絢以縛屋。其始播百穀可想此時憂勤之意。亦可想他時力穡之風。

八章及藏冰獻壽者。祭祀燕饗亦食之餘。且二之日九月十月俱農隙時脩事上之節。亦以足上意。冲冲有速趨意。孔疏非貌非聲。故云鑿冰之意。獻羔祭韭。

皆爲啟冰而祭司寒之神。薦廟非祭也。特獻之廟而
頒之耳。朋酒羔羊二句對說。有謂朋酒爲民間蜡祭
自飲者。可不從。自請公堂。其禮甚野。其意甚真。雖在
立國之初。草草堂階間。已宛然雍熙氣色。

詩中全以月令紀事。有倒有複。有錯未可端倪。文人
妙手。獨夏正周正說者紛紛。然公劉正當夏時。篇中
皆夏正耳。維篇首一之日。二之日。三之日。四之日。似
屬周歷。然以卒歲屬之。十二月則夏正矣。至十月日
改歲。不過謂至今而歲將改。猶堯典稱冬爲朔易之

義

徐玄扈曰。女心傷悲。不過因治蠶。模擬一時情事。如此後人。于体物敘事。題往往題外。生意以爲警策。蓋祖述于此。即此二語。非遠非近。欲離欲合。如鶴唳高堂。遺音不絕。如鼻聲長歌。餘弄未盡。讀者于此。領略便想見古人風韻。飄飄有凌雲之氣。若公子聚乎國中。貴姬力于蠶事。此言外之意。了與詩旨無干。若用此意入講。粘皮帶骨。便將古人深情遠調。埋沒湮沈。殊可嘆也。

鴟鴞

據朱傳詩作于東征以後。然有謂流言既起。公辟位居東。作鴟鴞以明志。已王感風雷事。迎公以歸。始命之東征者。則此詩猶未滅時也。

看來此詩之意。不在憂武庚之亂。而在釋盈庭之疑。篇中鴟喻武庚。子喻管蔡。室喻王室。風雨何所喻。精神全在此一句。露出正指朝中之疑。謗者言如云。鴟鴞鴟鴞。爾取我子。無更毀我室。然我向爲此室。非不預也。既綯繆之矣。非不動也。既拮据之矣。今日毛羽。

俱敝本爲此室。鴟鴞未去。風雨又生。其間然則毀予
之成者。不在鴟鴞。又在風雨。維音曉曉。安能自己。大
都人臣而用天子之事。人主之所忌也。當時流言一
起。成王必不能什然。周公攝位。朝諸侯于明堂。召公
猶不悅。其他可知。周公誠不爲一身起念。然王室安
危利害。着寔一身担却。安得不哀鳴如此。篇中宛轉
沈痛。只爲此室情。可哀。偶味詩欲作此解。向來風
雨入鴟鴞混講。風雨于鴟鴞必竟。兩境相與正之。
通詩作鳥言。不必更補正意。旣取我子。無毀我室。有

乞○伶○鴟○鴞○之○意○恩○斯○勤○斯○說○得○取○子○之○苦○恁○地○淒○切○
然○意○原○在○室○而○不○在○子○如○云○取○子○已○如○此○可○伶○室○便○
可○稍○相○寬○假○耳○

綢繆牖戶既成之後又復纏綿補治以旨萬全下將
茶蓄租則創造時事至下民或敢侮余只輕輕帶說
以明已預防之密耳非斷無人侮也

拮据手口並作貌將茶蓄租則其所作之事先言手
之拮据後言口之卒瘁省文之法也

各章叠用予字見匪躬之義亦見體國之忠

世變人心愈變愈下。伊尹放君。民尚大悅。周公攝政。
二叔流言。

東山

此等詩字字生情境。境生韻。文章之妙。直是形容一語不得。千古才情第一。只說他悅以使人了不得。一
二章將歸未歸時事。三章方歸時事。四章已歸後事。
各章首炤炤四句。惓惓有流而不止之意。零雨有歸
路。蕭條之苦。俱是公体。悉征人處。東歸極快活事。悲
却在此時。可思。可思。纔說起。便悲。曰。字更有味。少陵

詩喜心翻倒。極鳴咽。淚沾巾。後山詩住遠猶相忘。歸近不可忍。人情類然。蠋有獨義。又以絲自裹。善自完者也。蠋卷桑葉中。如士卒獨處。亦在車下。亦字喜幸之詞。

二章室廬將近。家中委悉。一一上心。無端忽生。此一段情極真。文極幻。果羸等語。要得想像光景。不可畏也。伊可懷也。意與懷分兩個念頭。不得畏處。寔說可畏。固情趣索然。若懷處說父母妻子聚于此而不得。不懷愈是呆語。

三章鶴鳴四句述室家之望。征夫適至，光景有敦。四句述方歸之時。征夫感動，光景軍士自感。鶴鳴諒婦。此時必嘆于室。鶴鳴婦嘆，有何干涉。正在不干涉中。干涉妙。瓜苦粟薪，離人乍返，顧盼庭除，不覺撫物生嘆。夫妻相見，不說相見之樂，却從瓜苦粟薪寫出。忻幸寄諷深遠無限可想。樂天詩想得家中夜深坐，還應說着遠行人。婦嘆之旨也。唐詩始憐幽竹山窓下，不改清陰待我歸。瓜苦之旨也。

末章極述到家之樂，以慰悅之。以鳥之飛其羽鮮，與

女之歸其儀盛九十者猶云十分好也。如之何無可形容之詞。詩若直敘新昏之樂。則光景易盡。惟將舊者一點意味無窮。此真結局妙境。有鏡花水月形容不出的模樣。若復以我征聿至時情景述之。則索然矣。

破斧

三章一意。東山之詩。公能体士之情。破斧之詩。士然得公之心上。二句行役之勞。破斧缺斲。只裝點一勞字。不必泥說。下原公征伐不得已之志。是時四國人

心感於流言。習爲不正。化爲反側。渙爲携貳者多矣。東征乃所以皇之。叱之道之也。卽此便是哀我人處。無兩層。臣之歸正。則天下人心復定。豈不是大化于善。則四海之人。皆不爲凶人所煽。豈不是嘉萃渙合離。則皆蒙公之惠。豈不是休。

朱子初說云。管蔡流言以謗公。公之東征不知者以爲公以是救其身耳。故詩發明其心如此。

伐柯

首章望見之難。次章得見之易。正意宜含蓄不露。東

人之喜亦乘彝好德之良。但只望見則以爲幸。至于居東非公之幸。非天下之幸。彼固有所不及計也。

首章比意不重。斧與媒重不克不得上。至于柯有則則斧亦無所事。求遠之子則媒亦無所待矣。

昏禮用特豚。夫婦各一胙。合升于鼎。俎曰同牢而食。竹豆曰籩。木豆曰豆。瓦豆曰登。

九罭

此詩作于將歸之時。首章敘得見之喜。下三章切願留之情。皆一時事。

設九戩之網。始得鱗魴。興已何幸。得見袞衣九章之服。

鴻之遵渚。遵陸亦偶飛至此。興公信宿之意。

末章只寫東人愛留之意。至于公之當歸。彼亦不及計也。彼各自言其私情如此。更不必說向公義一邊。無以無使一氣叠說。方見其卷卷不忍舍之意。

狼跋

詩美公之處變而不失其常度。令名由其心事光明。俊偉故著之儀。而儀如故。問之人而人無間耳。

狼累于形。故進退皆病。公周于德。故無往不宜。

公孫碩膚以此語替出疑謗話頭諱詞也。如昭公出奔春秋書公孫于齊之謂說者輒云三監之謗非三監之爲也。乃公自遜其大美耳。如此便已說明何諱之有。詩人頌公聖德處不在孫碩膚上。而在赤烏几几德音不殺上。凡人遇利害之變。則舉趾不安。其常懼者。或至於喪履。喜者。或至于折屐。詩人以赤烏几几見周公之聖。亦善觀至德矣。聖人不貴名。然心事青天白日。天下萬世無有不得而知之者。故不殺。

文王三分有二。周公負扆臨朝。俱是亢龍有悔。故文
王孫子。美里周公孫子。東山後世。奸雄只緣地位相
逼。騎虎不下。所以有篡弑之禍。乃知非聖人不能孫
也。

凡人所馮以爲安。故曰几几。

詩經偶箋卷之五終

詩經偶箋

南昌萬時華茂先著

小雅

譜曰大雅小雅周室居西都豐鎬之時詩也大雅自
文王至卷阿小雅自鹿鳴至菁莪爲正雅小雅六月
大雅民勞以後皆謂之變雅。

朱子曰小雅施之君臣之間大雅則止人君可歌。

詩大序曰雅者正也。王政所由廢興也。政有大小故
有小雅焉。有大雅焉。蓋謂宴享嘉賓親睦九族事非

隆重故曰小雅。然黍苗崧高皆詠召伯之管謝鴻鴈雲漢皆詠宣王之中興。而一入小雅。一入大雅。豈以其體有辨耶。其故難言之矣。

詩緝曰二雅之別。先儒皆未有至當之論。精謂雅之大小。特以其體之不同耳。蓋優柔委曲意在言外者。風之體也。明白正大直言其事者。雅之體也。純乎雅之體者。爲雅之大。雜乎風之體者。爲雅之小。今考小雅正經存者十六篇。大抵寂寥短簡。其首篇多寄興之辭。次章以下則申複詠之以寓不盡之意。蓋兼有

風之體。大雅正經十八篇。皆盎容大篇詞。旨正大氣。象開闊。不維與國風。夔然不同。而比之小雅。亦自不同矣。其變小雅中。固有雅體多而風體少者。然終有風體不得爲大雅也。咏。吟。鹿。鳴。文。王。在。上。則。大。小。雅。之。氣。象。自。見。矣。

鹿鳴

舊說因示我周行一語。遂謂重乞言。即嘉賓式燕。以敖。以燕。樂嘉賓之心。亦謂樂之正所以乞之也。玩詩旨不然。古人燕享。本以洽上下之情耳。雖賡誦史諫。

士傳民語無一日忘乞言而禮義所重則在此不在彼耳。平平看此詩首章先言燕禮而望賓以忠告。次章先言賓之可法而後及燕會。末章只備述已之所以樂賓語意參差互相關照人之好我二句與式燕以敖以燕樂嘉賓之心一例看皆是自道其設燕之意如此歸重乞言似認客作主了。

燕在寢養在廟饗者烹太牢以飲賓禮之大者獻數如其命數。

鹿得苹鳴而相呼以興嘉樂賓客當有懇誠相招呼。

以成禮。鼓瑟三句。分言之。則禮樂總言之。則皆禮也。瑟堂上之樂。有聲有詞。笙堂下之樂。有聲無詞。鼓簧帶吹笙內人之好。我不即指燕賓說。言嘉賓素有忠愛之心。而情適於燕樂之時。庶幾志意舒展。言語得盡。若君以燕享結其臣之歡心。則非所以爲君。臣因君之燕享。而后輸好我之忱。亦非所以爲臣矣。周行有非徧伯小道之意。旣曰周行。切莫預擬題目。

德音三句。大略言嘉賓之賢如此。非謂其先有所教示也。視字。二是字。俱重君子身上說。不重不悅與則。

劬之者教是燕飲時和順從容之意假此以遊衍其
心以字可味。未章尚說教示朱傳未是。

四牡

通詩皆以明君聖主之言狀忠臣孝子之志。人子思
親懷歸羈旅必至之情。王者一一從其意中道出然
豈不懷歸。各以王事靡盬貫之。又見輶軒四馳畢竟
不以私情緩其公義。恤私者聖主之恩。急公者蓋臣
之義。兩得之矣。

我心傷悲中已含思親意在不遑啓處見其啓處且

不寧况敢歸也。王事靡盬，俱屬好意思，非懷怨恨如北山之例。鹽亦盬也。煮海爲鹽，煮池爲鹽，鹽苦而易敗，故以不堅固訓之。

物猶得所止，子乃缺乎養。翩翩之興義也。然謂翩翩之不如則幾於懟矣。詩人未有此意。

將母來諗言，母則父可知。詩中只欲以此上告，使九重深杳亦知四牡在道，有此失養之子已耳。非以烏鳥之情乞桑梓之駕也。

皇華

古云使臣如今之大行也。御命而往，兼采風俗，歸報天子。非如今之持斧巡方者也。

皇華之生，無地不有。與使臣之心無時不然。每懷者常常有此念提起便來也。

首章述使臣之心。下四章四平看。諏謀度詢。正以有靡及之心。而然耳。走馬曰馳，策馬曰駟。諏謀度詢四字，雖無大別，亦不得不異。諏有聚議之意，謀有計畫之意，度有斟酌之意，詢有究問之意。左傳忠信爲周，訪問於善爲咨，咨事爲諏，咨事之難易爲謀，咨禮義

所宜爲度親戚之謀爲詢。

常棣

通詩以莫如兄弟一句作主。後面懇惻淋漓可泣可
涕可歌可舞。總發明此句之義。尋常文氣順衍自應
由安樂而患難。由患難而死喪。此却就危亡說。向安
樂邊去。大都世人兄弟相怨。一方只是怨望他人。刻
貴兄弟。一有危難。便首望兄弟。救援兄弟。即百計周
旋。尚謂是骨肉真極分義。當然至於安平無事。杯酒綢繆。
妻孥團聚而手足之念漠然矣。此詩刻畫世故。纒削

人情先從死喪患難極摹他人不如兄弟所在又說他閨牆之后不廢懿親處真令鐵石人意亦感動乃以喪亂既平節承上接下作一紐子點出世上人顛倒迷妄便急急喚醒飲酒不可以無兄弟妻子不可以無兄弟俱就良心深隱至性關切打動人心故末以是究竟是箇接之凡人疎於兄弟皆緣不思之故乎字提醒世人文字極警策處不可艸艸看過究肯不下於患難之日而下於安寧之日者患難則天理易明安寧則人情易蔽故也

凡今之人莫如兄弟二語籠蓋通章姑言兄弟之常而詞氣抑揚間已有感慨不盡之意常棣一拊輒生二萼兩兩相麗故稱韡韡亦取兄弟同生之意跗花足也古文不字作丕故不爲花跗楊用脩解華不注山亦云不謂花蒂也言山孤秀如花跗之注朱傳只解作何不似未安

死喪已是變故而原隰之求又就死喪中舉其甚者言之死喪下一威字何等慘惡兄弟下一懷字何等纏綿他人見威則避兄弟見威愈懷兩矣字亦見至

情所迫兄弟不得不爾。

脊令飛則悲鳴行則首尾皆動亦有手足相救護之意急難舊只作患難至相救意却於朋友永歎中照出看來急字便是相救意春秋急病讓夷戰國策以公子高義能急人之困。

閱牆是兄弟極惡境界一遇外侮真心便不覺發見此即是大舜不宥怨不藏怒境喟然極狠極戾之人亦有之作詩至此章法神品永嘆無戎亦不須說壞朋友亦不是感嘆世人交誼朋友道理自有朋友

時勢如父母在不許友以死亦是一證。况此詩語意原只形容他人莫如兄弟耳。世豈無捐軀赴朋友之難。如嬰杵侯嬴諸君子者大凡道理甚圓。讀書者直須看其意思所在。此難爲呆人道也。

喪亂二句。因上死喪等汎論。其理寔不粘上說喪亂。平即是安寧。亦無兩層意。雖有字可味。有之而若無也。

既具叩莫遠。具邇之義。既翕卽式。相好矣之義。二章揣摩人情。激發天性。極真極切。假如室家會和妻孥。

嫵婉豈不是樂然。或一二同生睽違異域。相怨一方。忽然念及。不覺悽然。此不獨友愛人有之。此時雖云歡笑。終屬強顏。何孺之有。忡忡惺惺。既遣還來。何湛之有。然以蕩豆妻子爲言者。飲食之間。在席之上。兄弟嫌隙。往從此開。故詩人又於此發他至性。孺字字法。嬰兒之愛意思最真。

是究是旨。二句問辭也。須云試以宜室家樂妻孥之理。究而旨之。信室家之宜。兄弟宜之否乎。妻孥之樂。兄弟樂之否乎。乃見提醒人意。註說無味。

伐木

首章興人之不可以不求友下詳求友之事周家明
良道合太和俱從尊俎間流出須得他一段綢繆繾
綣之意

首章以鳥之求友形人之求友却又以伐木與鳥鳴
作興是其文字極波瀾處丁丁者聲相應也嚶嚶者
氣相求也出谷遷喬亦有向於高明意人欲高明舍
朋友何賴求字中有脫略名分全在道德意氣中彼
此締結意在和者天下泰和也平者方隅砥平也終

者萬年如一日也

伐木無不盡其力。興篤友無不盡其情。微我二句語。意最難幹旋。若說來似富翁召客。意到而止。只似免咎塞責話頭。何啻千里下民之失德。亦然大都朋友之隙。常生於遞相責望。故此詩之意。但欲盡其在我者。而不問彼之於我。何如。寧適之寧。猶就使之意。若以寧可之寧解之。則于人之來不來。不甚致意。非所以爲厚矣。有云寧適有故而不來乎。亡其弗顧我也。亡其我之有咎以致之也。疑而自反。亦自纏綿有味。

伐木必於所生之地，興飲酒必於所親之人民之失德。徐傲弦云：此北方之詞，猶云百姓家只藜藿藿食，不以分人，便至有失。况在王者，其可自處以薄乎？只引起下意，非有所懲創而然。然羊斟不予而華元囚，鬻羹不及而靈公弑，自是而後，往亦有以此致大故者矣。有酒而下，雖就兄弟說意，自總見連用五我字，詞氣宛篤，諄切事求，其在我所謂先施之也。正與微我有咎我字相應，鼓舞即燕飲中事，不得以禮樂分言迫我暇矣。二矣字直是汲汲皇皇，無時不在心上。

稍有餘閑即謀尊酒相聚何等殷勤何等周至
毛氏曰天子八簋劉氏曰簋八則籩豆倍之天子燕
之數也或曰酒一宿曰酤非沽買之謂

天保

天保下報上也鹿鳴而下五詩恩澤周普慈惠淪浹
臣乃歌天保以答之首三章言天之福君而因以
阜岡陵川方至喻之後三章言神之福君而因以
月南山松柏喻之語意重復全無倫序不過其愛君
誦君祝君之意蓬勃曾懷不啻口出意無可深求詞

無可拘泥。善說詩者自得之。三章與六章亦自爲一章之意。若拘定上文諸福爲引喻之端。亦拘儒之見也。

天保二句未便是福致福之由也。命不於常。故曰保。汝位惟危。故曰定。俾爾字重看。此政天之保定處。福有厚必有薄。有益必有損。此盛衰相倚之理。今無時不受福。故盡厚無事不受福。故多益各下句。即足上句。極其形容之詞。除乃除外之除。非除去之除。字法妙品。

戩穀罄宜俱是福。上說戩穀即罄宜亦一正一反。下句倒足上句與單厚多福一例。在人爲福在天爲祿受者我受於天降者天降於我百祿以多言暇福以久言總是反覆申重之語。維日不足是福多而日少之意。若作日日子之不以爲足便是呆話。

莫不興昌隆盛大之象也。山阜岡陵狀其福之高大。岡爲山之高者。陵爲阜之大者。川之方至狀其福之盛長。莫不增有總承者。有單承川者並存之。

吉蠲四句作末二句。神福緣起與他處言祭祀者不

同。吉日謝日擇丁。兄之柔日也。擇士先朝射於澤宮。卜與祭之士也。蠲曰齊。戒七戒而三齊也。滌濯濯祭器而除宗廟也。饗酒食之屬也。禴祠烝嘗爾雅注祠之言食也。禘新果可禘也。嘗嘗新穀也。烝進品物也。人君以天下爲福。日用飲食民俗淳也。徧爲爾德民德厚也。看來還一申意。閭巷小民機智橫生。壞法亂紀。奇袤種種。俱由此作。日用飲食。此便是無懷葛天之俗。太和在宇宙矣。徧爲爾德。民無德。民之德皆君之德。亦非象君德之謂也。

末章總祝願無已之詞。故旣欲其如日月之方進。又欲其如南山之長久。又欲其松柏之代新。騫以一方言。崩以全体言。或者舊新相繼。不見其長。有時而新。故曰或字妙法品。

采薇

五章歷敘出戍時事。末章預道歸戍時事。公義私情。各章俱有。不必分點。此王者代言。恤其私。亦是告以義。卽重私情。邊亦不妨。但不得語近怨憤。便失盛世君民奔走徃役之意。

靡室靡家四句。述其往戍之由也。傳中非上之人故爲是以苦我也最得旨。

薇自作而柔而剛。特詩人立言之序。其定只一時事。載渴載饑。靡使歸聘。不遑啓處。種種點出。俱是王者善体人情處。戍事未畢。即是未定。有以在道時未底戍所言者。未是憂心孔疚。以憤激國難成。敗未可遂知故也。我行不來。蓋忽爾奮揚自誓之詞。須說來義勇百倍。要知新息。爨屍馬革之言。千古而下。誦之生氣原非衰颯語也。

彼爾二章極道其車馬軍容曰三捷勉之以克敵之
勇曰日戒教之以敬戒之志舊說皆以戰守分全屬
夢話一月三捷原非寔事此不過遣役戍邊而已夫
夫氣吞胡虜常有北空老上王底直搗黃龍府與諸
君痛飲之意然善兵者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處女脫
兔用本相須日戒正是其不敢定居而期三捷處是
安得以三捷爲戰日戒爲守二章四牡凡三見不過
錯舉成文元不必拘君子小人亦不得以將帥平說
特因車而兼及君子耳依者安行之意腓人進而部

伍賴其捍蔽退而營壘藉爲歸宿也。末章預道歸途。景况昔見楊柳。景則和而心則慘。今見雨雪。心雖樂而景復悲。總見其往來俱有關情至處。莫知我哀。其知歸時復有此道路之苦也。王者自曰莫知其知之。也不亦深乎。獫狁北狄。卽夏之渠搜。商之熏鬻。漢之匈奴。在周則爲獫狁。路君車之名。禮天子諸侯之車。方得稱路。采薇將帥當駕戎車以出。亦稱路者。必將帥之命。數如諸侯也。

出車

此詩前三章如秋霜之肅後三章如春風之和然自
受命以至還歸其事有序。一二章遣將時事。三章至
朔方時事。四章道路之苦。方歸時事。五章室家之思。
未至時事。六章凱旋之樂。方至時事。詩中說王命便
十分鄭重。說敵愾便十分震揚。末三章則以景物點
綴情事。憂喜之致宛然言下。觀於黍稷雨雪而道路
之風物。可想。觀於草蟲阜螽而閨閣之憂思。可想。觀
于春日中人禽草木而歸來之精采。可想。不獨盛世
之風。抑亦詞壇鼓吹矣。

聞以外將軍制之故一則曰我出我車再則曰我出我車將受命于君故一則曰自天子所再則曰天子命我然自天子所與天子命我不同此在郊而自述出師之由彼是至朔方而對士卒甲簡命之重此欲其急於行彼欲其嚴于守也

旒以制後旗以統前旒則旗旒皆有之上二句言設旒建旒而下曰彼旗旒斯互文也憂心悄悄只是臨事而懼亦非有鋒鏑死亡之憂僕夫况瘁還是將帥有以感之仍重帥上金仁山日出師以喪禮處之士

涕泣蓋必死也。惟必死所以勝之。

首二句輕。只以往字承上。接下往城於方。是城守非築城之謂。天子命我二句。是訓厲士卒語。詞旨鄭重。足令三軍聞者有枕戈躍馬之思。赫赫于襄。則其威靈氣焰。果足以惠徼王命。不假攻戰而奏清野之功矣。

豈不懷歸二句。是追述往日情事。如此古者無紙有事。則書之於簡。故曰簡書。

薄伐西戎。只是擬議之詞。室家居千里之外。思維猜

度無所不至。此正是詩家妙筆。若作實說，呆絕癡絕。末章方說室家懷遠萬想千思，南仲忽然而歸，光景如夢。此等處真詩中有畫。春日四句敘綴清艷色色動人。以春日爲主，執訊獲醜，有謂於襄而歸，不當有訊可執，醜可獲者。詩多鋪張揚厲之語，正不須字字求真。今人作詩亦往往如此。於襄自城守言，是在朔方不敢憑陵於夷，自凱還言，便有幾世平定意。

鳥隼曰旗前朱雀也。龜龍曰旒後玄武也。下章交龍曰圻左青龍也。但熊虎曰旗當爲右白虎。經文偶略。

之耳。周禮司常曰：諸侯載旂，軍吏載旗，郊野載旐，百官載旗。

杖杜

此詩勞還役，却不言征。士凱旋之樂，只言思婦望遠之懷。正是王者深悉人情處。然其語亦自有序。杖杜，皖寔冬戍畢之時也。故曰：征夫遑止，杖杜葉生。春畢戍之後也。故曰：征夫歸止，杞生則春已暮矣。憂父母則不獨女心之悲矣。征夫不遠，則已知其歸而在道矣。車敝馬羸，總是閨中付度至情，而多爲恤備極思。

境所苞者廣大。全以爲疾病飢渴死亡之憂。何嘗不是。但并此不說。却有無限淒楚。且卜且筮。正是多恤。中。彷徨。輾轉。事所必至。曰不遠。猶是疑詞。曰邇止。則決矣。三四章將歸而望。望極而疑。信倏忽。皆意中往來之情。頃刻間事也。

凡大事則先筮。而后卜。小事則筮龜不相襲。今日偕止。情之亟也。卜有兆辭。筮有占辭。皆曰繇。

魚麗

通詩六章。總極稱燕禮之盛。而反覆詳委。以道之後。

三章亦咏難前三章頂上旨多有三字無兩層意凡燕之盛者只是多而旨旨而多盡之首三章有亦多之屬也後三章曰嘉曰時皆旨之屬也曰偕曰有亦多之屬也或謂前三章酒之盛後三章物之備何解典意以鱠鮓起旨多取二者兼備之義以薄取魚者曰鬻曲薄周匝後世魚麗之陣取象於此

一曰鱠魚黃魴魚青鱧魚玄鱣魚白鯉魚赤則五色之魚俱備又曰鱠鮓之美不若魴鱧魴鱧之美不若鱣鯉故其序如此

嘉魚

此詩無大意致有嘉魚則必罩之汕之有酒則必嘉
賓樂之衍之樛木則甘瓠纍之有情義綢繆之意故
曰綏翩翩而烝然來之有往來頻復之狀故曰又此
興意也。罩一名筥捕魚籠也罩罩不一罩之詞也
汕今之撩罟以薄汕魚者也陸農師曰魚欲逸則罩
之使入魚欲伏則汕之使出求賢之道如此而已。

南山有臺

通章美德祝壽各開說樂只不重不過就筵凡見之。

爲稱願之端耳。之基之光等俱見成說非足以爲基
云又之謂保身體之康寧也。艾天和之願養也。後指後
日言所謂無有後艱也。

蓼蕭

通詩或就燕飲時言。或就在國時言。或就來朝時言。
俱以既見君子。貫之譽處之好。龍光之德。豈弟之美。
兄弟之宜。僚華和鸞之節。皆于其既見而得之者也。
大抵君尊而臣卑。則堂簾隔君弱而臣強。則冠履淆。
當時天子下交異數。笑語接之。諸侯服事小心。僚華

和鸞象之真宛然盛世泰交景象即宜兄宜弟之誦諸侯內亂不戢每由兄弟嫡庶間箕豆相煎釀成厲階詩未必無深意在蓋雖鋪張而未嘗無節制之意即稱頌而未嘗無勸戒之旨看後諸侯不朝天子下席齊晉宋鄭之間紛紛爭立春秋且不勝書乃知詩人言外之意矣。

蕭香物之微者故以喻諸侯露天所以潤萬物故以喻王者恩澤天子稱其美曰譽諸侯適其情曰處。

龍光便是德勿說德足以爲龍爲光龍光之德久暫

而一致便是。不爽。豈弟形於在燕。由燕而度其在國之宜。兄弟宜。兄弟便是令德。德不爽則壽考不忘。見德之必不可爽也。宜兄弟則壽。豈見兄弟之不可不宜也。

冲冲。雖雖俱是德。處萬福。即首章譽處而寬言之。

湛露

禮有饗。有燕。燕于寢。享于廟。燕必升。殺于俎。與之共飲。以示慈惠。與享禮不同。蓼蕭。湛露。燕詩也。彤弓。享詩也。通詩以君燕臣爲主。首二章必盡燕飲之權。後

二章更就其德儀美之舊說以君盡情臣盡禮分說
未是

興意首章以匪字與不字應次章兩在字應後二章
湛湛之露杞有之棘亦有之離離之實桐有之椅亦
有之與莫不字應蘇子由曰露之在草也如將不勝
其在木也則能任之矣將言其無不醉故以豐艸言
之將言其醉而不能亂故以杞棘言之亦有味顯
允豈弟只呼起語不重

毛氏曰不醉而出是不親也醉而不出是滌宗也

傳箋
卷六
陳祥道曰昭穆以序之所以明世次也。夜飲以成之。
所以別異姓也。

考訓成鄭氏曰讓則不成不許其讓故曰成也。